

绣像本

中华传世

红楼梦  
小说

【金瓶梅】

清·佚名

中国戏剧出版社

I 242

7

绣像本

中华传世

小说

小说

金石缘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序

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惊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但作者先须立定主见，有起有收，回环照应，一点清眼目，做得锦簇花团，方使阅者称奇，听者忘倦。切忌序事多直捷，意味索然；又忌人多混杂，眉目不楚。甚者说鬼谈神，怪奇悖理，又或情词赠答，淫褻不堪。如《情梦析》、《玉楼春》、《玉娇梨》、《平山冷燕》诸小说脍炙人口，由来已久，谁知其中破绽甚多，难以枚举，试即一二言之。堂堂男子，乔扮女妆，卖人作婢，天下有是理乎？韶龄闺媛诗篇字法，压倒朝臣，天下又有是理乎？且当朝宰辅，方正名卿，为女择配，不由正道，将闺中诗词索人倡和，成何体统？此皆理之所必无，宁为情之所宜有。若夫鬼怪矜奇者，又不足论矣。惟巧合《金石缘演义》则忠孝节义、奸盗邪淫、贫贱富贵、离合悲欢，色色俱备。且征引事迹，酌乎人情，合乎天理，未尝露一毫穿凿之痕；中间序次天然，联络水到渠成，未尝有半点遗漏之病。虽不敢称全璧，亦可为劝惩之一助。阅者幸勿以小说而忽之。当反躬自省，见善即兴，见恶思改，庶不负作者一片婆心。则是书也，竟作《太上感应篇》读也可。

静恬主人





目 录

第一回	小神童联姻富室	穷医士受害官舟	.....	(一)
第二回	署印官串吏婪赃	贤孝女卖身救父	.....	(五)
第三回	一场空徒成画饼	三不受相决终身	.....	(九)
第四回	林小姐因相生嗔	金进士过江被劫	.....	(一三)
第五回	救小主穷途乞食	作大媒富室求亲	.....	(一七)
第六回	林攀贵情极自缢	石无瑕代嫁成婚	.....	(二一)
第七回	助贤夫梅香苦志	逢美女浪子宣淫	.....	(二五)
第八回	风流姐野战情郎	势利婆喜攀贵婿	.....	(二九)
第九回	去沉痾一朝发达	闻捷报顿悔初心	.....	(三三)
第十回	传胪日欣逢圣主	谒相时触怒权奸	.....	(三七)
第十一回	遇妖道强徒肆横	得西安官将遭擒	.....	(四一)
第十二回	逆奸相翰院兴兵	获先锋西宾合计	.....	(四五)
第十三回	锦帐中强徒授首	华筵上妖道分尸	.....	(四九)
第十四回	复西安欣逢亲父	到扬州喜得麟儿	.....	(五三)
第十五回	署关差客商受害	谋粮宪漕户遭殃	.....	(五七)
第十六回	贿上官京师遭骗	拿下吏万姓群欢	.....	(六一)
第十七回	伤天理父子下狱	快民心姑媳遭殃	.....	(六五)
第十八回	追赃银招攀亲父	雇乳母得遇故人	.....	(六九)
第十九回	慕原夫三偷不就	拷梅香一讯知情	.....	(七三)
第二十回	正纲常法斩淫邪	存厚道强言恩义	.....	(七七)
第二十一回	报深恩破庙重兴	逢故旧穷途得志	.....	(八一)
第二十二回	宫殿上四美成婚	孤城中两忠遇难	.....	(八五)
第二十三回	破妖术故旧相逢	宴太平恩情聚义	.....	(八九)
第二十四回	小结局淫邪现世	大团圆富贵登仙	.....	(九三)

# 第一回 小神童联姻富室 穷医士受害官舟

诗曰：

莫怨天公赋界偏，  
穷通才拙似浮烟。  
空思他日开屯运，  
难定今朝缔好缘。  
有聚终须风雨散，  
无情何必梦魂牵。  
庄周似蝶还非蝶，  
总与乾坤握化权。

这两首诗，是说人婚姻富贵，贫穷落难，都由天定，非人力可为。无奈世人，终不安分明理，见人一时落难，即要退婚绝交，使从前一团和好，两相弃绝。谁想他恶运一去，忽然富贵，自己反要去靠着他。所以古人说得好：『十年富贵轮流转。』以见人心必不可因眼前光，而不计其日后也。至于妇人，惟重贤德贞静，不在容貌美丑。如容颜俊美，不能守节，非惟落于泥涂，甚至为娼为妓，遗臭万年；若容貌丑陋，而能坚贞守困，岂特名标青史，且至大富大贵，享用不尽。今我说一桩赖婚安分的，与诸位听者。

话说江南苏州府，有个少年解元姓金，名桂，号彦庵。父亲官为参政。因朝中权奸当道，正直难容，早早致仕在家。母亲白氏，自生了彦庵，即染了弱症，不复生产。参政因是独子，十六岁就替他做了亲，娶妻黄氏，才貌双全。夫妻十分恩爱，十七岁就生一子，生得骨秀神清，皎然如玉。夫妻爱如珍宝，取名金玉，字云程。赋性聪明，一览百悟。六七岁即有神童之号。

且说彦庵，十八岁上进学，二十岁乡试，就中了解元。三报联捷，好不兴头。其妻黄氏，又产下一女，就取名元姑。到冬底，彦庵正打点进京去会试。不料母亲白氏忽然病重，至二月初一身亡。彦庵在家守制，将近服满，那知参政因夫人死了，哀痛惨伤，也染成一病。病了两年，也就相继去世。彦庵夫妇，迭遭凶变，痛慕日深，居丧尽礼至念，六岁方才服阙。算来会场，尚有一年。在家读书训子，以待来年会试。

且说苏州阊门外，有一土富，姓林名旺，字攀贵，人都唤他林员外。院君张氏，做人最是势利。只生两女，长女取名爱珠，年方一十岁，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琴棋书画，件件皆精；歌赋诗词，般般都晓。只是赋性轻浮，慕繁华而厌澹泊；居心乖戾，多残刻而鲜仁慈。父母因他才貌，爱如珍宝，必要择一个富贵双全，才貌俱备的，方才许亲。所以此翁专喜趋炎附势，结交官宦，意欲于官宦人家，选一十全的女婿。奈他是个臭财主，哪个大官显宦来结交他？所结交的，无非衙官学师，举人、贡生、生监

等。思量遇着一个将发达的公子，就好为大女儿结亲。其次女名唤素珠，相貌生得中中。小素珠四岁，教他念书识字，他便道：『女儿家，要识字何用？将来学些针指，或纺绩绩麻，便是我们本等。』父母因她才貌平常，将来原只好嫁一个乡庄人家，故全不放在心上。

一日偶然在外间走，访得苏州府学学师，今日上任，系徽州府人，两榜出身。急急到家换了衣服，出城迎接。明日学师免不得来看他。原来那学师姓金，名素绶，号诚斋，与金彦庵是乡榜同年。因同姓，又系同房，榜下就结为兄弟。彼便连捷，殿在三甲，就了教，今选苏州府学教授。一到先看彦庵，然后看林旺。林旺有心要结交他，正值园中牡丹盛开，随即发帖，请学师赏花。因想彦庵是他同年兄弟，且是少年解元，将来发达的乡宦，正要结交他，便也发帖，请来陪学师。那一日，学师与彦庵，都到林家园内吃了半日酒，彦庵回家发帖，于十五日请学师。随也发一帖，请林旺相陪，还了他礼。至期二人俱到。茶罢，学师道：『闻年侄甚是长成，今年几岁了？』彦庵道：『十岁了。』学师道：『闻得六岁就有神童之誉，如今自然一发好了，何不请出来一会。』彦庵道：『理应叫他出来拜见，只是小子无知，惟恐失礼，获罪尊长。』学师道：『说哪里话，自家兄弟，何见外至此。』彦庵便命小厮，唤出儿子先拜见了伯伯，然后叫他拜员外。员外一见云程，生得眉清目秀，美如冠玉，先已十分爱慕，又见他十数岁的孩子，见了客人彬彬有礼。见礼毕，就在彦庵肩下旁坐了。学师问他些经史文字，他便立起身来，对答如流。至坐席吃酒，又随着父亲送酒送席，临坐，又向各位作揖告坐。彦庵送色盆行令，学师有意要试他，故意说些疑难酒头酒底，弄得林旺一句也说不出来，云程反句句说来如式。喜得学师大赞道：『奇才奇才，将来功名，必在吾辈之上，神童之名，信不虚也。』林旺见他举动言语，应对如流，先已称奇。今又见学师如此叹赏，方知实是才貌双全的了。且他父亲是个解元，将来必中进士，他的文才既好，科甲定然可望，年纪却与大女儿同庚，许嫁与他，岂不是一个快婿！只是当面不好说得，席散到家，便在张氏面前，极口称赞：『金解元之子，才貌十全，将来功名必然远大。年纪与大女儿同庚，若与结亲，真一快婿。须及早央人说合，不可错过。算来只有金学师是他相好，同年兄弟，必须求他去说方妥。』张氏道：『我女儿这般才貌，怕没有一个好女婿？员外何须性急。我闻得金家虽是乡宦，家中甚穷。解元中后，父母相继去世，不能连科及第，看来命也平常。儿子就好，年纪尚小，知道大来如何？休得一时错许，后悔莫及。依我主见，待他中了进士，再议未迟。』林旺道：『院君差矣。他若中了进士，又有这样好儿子，怕没有官宦人家与他结亲！还肯来要我家女儿么？』张氏见丈夫说得热闹，便道：『员外既看中意了，就听凭你去许他罢。只是要还我一个做官的女婿便罢。倘若没有出息，我女儿是不嫁他的。』林旺道：『但请放心。这样女婿，若不做官，也没有做官的了。』于是次日特到学中拜看学师，求他到金解元家与大女儿为媒。学师口虽应允，心上便想道：『我那侄儿如此才貌，必须也要才貌双全的女子，方好配得他来。不知林老的女儿如何？须要细细一访，方好为媒。』于是随即着人外边去访。谁知林爱珠才女之名，久已合县皆知。只因他是个臭财主，乡宦人家不肯与他结亲，平等人家，他又不肯许他，所以尚待字闺中。学师访知，便往金家竭力说合。金家也向闻此女才貌果然甚美，随即满口应允。学师面复了林家，林旺即刻将大女儿的八字送去。金家也不占卜，择了十月念四，黄道吉日，将将就就备了一付礼，替儿子纳了聘。林家回盒，倒十分齐整。定亲之后，彦庵就择了十一月二十上京会试。林家知道，又备礼送行不表。

且说彦庵到京，候至场期，文章得意，放榜高高中了第二名会魁。殿试本拟作状元，只因策内犯了时忌，殿在三甲榜下，就选了陕西蒲城县知县。到上任，拜望亲戚朋友，上坟祭祖。又到林亲翁家辞行。林员外先备礼奉贺，又请酒饯行。借此光耀门闾，骄傲乡里。又在张氏面前夸嘴说：『我的眼力何如？不要说女婿将来的贵显，即如眼前先是香喷喷一个公子了。』张氏与爱珠闻之，也觉得欢喜。不数日，彦庵夫妇，带了一双儿女，一个老家人俞德，一同上任不题。

且说爱珠小姐，才貌虽好，奈他器量最小，每每自恃才貌，看人不在眼中，连自己妹子，也常笑他生得粗俗，说他这样一个蠢东西，将来只好嫁一个村夫俗子，不比我才貌双全，不怕不嫁一个富贵才郎，终身受用不了。后见父亲将他许与金家，公公是个解元，丈夫是个神童，已十分矜狂欣喜，见于颜面。后又见公公中了进士，选了知县，更加荣耀。想自己将来一个夫人，是稳稳可望的了。便任情骄纵，待下人丫鬟，动不动矜张打骂，父母也不敢拗他。一日，忽对父母说：『家中这些丫头，个个都是粗蠢的，不是一双大脚，就是一头黄发。只好随着妹子，纺绩绩麻还好。若要随着孩儿焚香煮茗，却没有一个中用的。』张氏道：『这个何难！对爹爹说，讨一个好的来服侍你便了。』张氏随即与员外说知。员外就叫家人，去唤了一个媒婆来，说道：『我家大小姐房中，要讨一个细用丫头，脚要小些，相貌也要看得过，又要焚香煮茗，件件在行，字也要略识几个的方好。你晓得我家大小姐是个才女，又许在金老爷家，将来少不得要随嫁的。倘若不好，乡宦人家去不得。我价钱倒也不论，妈妈须拣上好的，领来便了。』媒婆连连答应，随即别了员外，出去四下寻访不题。

却说苏州胥门外，有一个不交时的名医，姓石，名道全，医道样样俱全。怎奈时运不济，贫穷的请他一医便好，富贵的也不来请他。就是请去，少不得还请几个时医参酌，好的也叫不好，焉能见效？所以虽是名医，家中穷苦不堪。更兼他一心只想行善，贫穷的不请便去，不但不索谢，有时反倒贴他药资。富贵人家，也不去钻刺，有人请他，总是步行，并不乘轿。家中又无药料，到人家开了方子，听他自去买药。谢仪有得送他，也不辞没得送他也不要。父母久已去世，并无兄弟伯叔。祖上原是旧家。妻子周氏，也是旧家之女，只生一子一女。女儿年已十二岁，名唤无瑕，有七八分姿色，得一双小脚，也识得几个字，走到人前，居然大家女子。待父母极孝，父母也甚爱他，儿子年方八岁，小名丑儿，表字有光。生得肥头大耳，有一身膂力。要吃一升米饭，专喜持枪弄棍，常同街坊小厮们上山寻野味，下水捉鱼虾。路见不平，就帮人厮打，大人也打他不过。幸喜他只欺硬不欺软，所以人都叫他好。一日同了小厮们到教场中玩耍，适值那日守备带领营兵下操，丑儿竟去将他大刀拿起。那时守备姓李名绍基，看见七八岁小厮拿起大刀，颇为奇，就唤来问道：『你今年几岁了？怎拿得动大刀？可会骑马么？』丑儿道：『八岁。马实从未骑过，想来也没有什么。只人小马高，上去难些。』守备道：『我着人扶你上去，你不要害怕跌下来便好。』丑儿道：『只要骑得上去，一些不伯，也不愁跌下的。』守备就着营兵扶他上马。他拿了缰绳，不慌不忙，满教场一转，仍走到原处，营兵扶他下来，竟像骑过的一般。守备更加称奇，说：『你小小年纪，有这般本事，姓甚名谁？住居何处？』丑儿道：『姓石，名有光，乳名丑儿。家住胥门外。』守备道：『你父亲作何生理？』丑儿道：『行医。』守备道：『行医也是斯文一脉，你有这般膂力，我三六九下操日期，你可到来学习骑射，我再教你些武艺，大来也好图个出身。』丑儿连忙磕头道：『多谢老爷。』于是每逢下操，丑儿必到。那守备果然教他，丑儿一教就会。不数年，十八般

武艺精通，连武弁多不如他，此是后话。

且说石道全合当有事。忽有一个过往官员，姓利名图，号怀宝。捐纳出身，做过几任州县，奇贪极酷。趁来银钱，交结上台。今升杭州府同知，带了家眷上任。夫人常氏，破血不生。娶妾刁氏，利图十分宠爱。生子年已十二，取名爱郎，生得清秀轻俏。利图、刁氏，最所宠爱，一同上任。

船到胥门，夫人忽然抱病。利图吩咐立刻住船，去请医生。谁知上岸就是石道全家。请了道全下船，诊了夫人的脉，说道：『夫人此病，是气恼上起的，没甚大病，只须两服药就好的。』写下方子，利图送了一封谢仪别去。利图即着人买了两帖药，一面开船，一面就着丫鬟煎药与夫人吃。原来夫人的病，都因刁氏恃宠而骄，看夫人不在眼里，日常间骂狗呼鸡，屡行触犯。夫人是个好静的人，每事忍耐，故郁抑成病。刁氏正喜中怀，今见医生说她就好，心上好生不快。忽起歹心，想老爷旧年合万亿丹，有巴豆余存，现带在此，私自放在药里，与他吃了。虽不死，泻也泻倒他。于是就数粒研碎，和入药中。夫人哪里知道？吃下去一个时辰，巴豆发作，霎时泻个不住，至天明足足泻了数十次。谁知病虚的人，那里当得起泻，泻到天明，忽然晕去，吓得一家连连叫唤。刁氏也假意惊张，鹅声鸭气喊叫，捧住了夫人的头，反将手在她喉间一捏，夫人开眼一张，顿时气绝。那老爷溺爱不明，大哭一场，不去拷问家中人，反归怨到医生身上，道：『夫人虽有病，昨日还是好好的，吃了那医生的药，霎时泻死，明明是他药死的。先叫住船，一面备办后事，一面着几个家人小厮，赶回苏州，打到石道全家，打他一个罄空。再将我一个名帖，做一状子，送到县中去，断要他偿命。』众家人闻命，个个摩拳擦掌。驾了一只小舟赶去。那石道全正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

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署印官串吏婪赃 贤孝女卖身救父

诗曰：

只缘运蹇触藩篱，

世上难逢良有司。

负屈空思明镜照，

申冤惟有孔方宜。

明知行贿能超雪，

无力输官莫可医。

幸赖捐躯有弱质，

孝心一点未为痴。

话说石道全，看了利夫人病，回去吃了饭，又到各家看了半日的病，至晚回家安睡。谁知一夜梦魂颠倒，天明起来，只听得屋上乌鸦高叫，满身肉跳心惊。便对周氏道：『我今夜梦魂颠倒，怎么如今又心惊肉跳，乌鸦又如此叫，不知有甚祸事来？』周氏道：『如今是春天，春梦作不得准。至于心惊肉跳，不过因做了恶梦，所以如此。若说乌鸦叫，他有了嘴，难道叫他不要叫？我家又不为非作歹，又不管人家闲事，有甚祸来？』说话间，适有人来请他看病，他便出去了一会。回来吃饭，见丑儿不在家，便问道：『丑儿哪里去了？』周氏道：『他先吃了饭出去的，想又玩到教场里去了。』只听得乌鸦更叫得慌。道全道：『乌鸦如此乱叫，必有事故。想来没有别事，莫不丑儿到教场去，闯出祸来？我且寻了他回来再处。』周氏道：『这也虑得不差。你吃完饭，去寻了他回来便了。』道全果然放了饭碗，就向教场寻儿子去了。

谁想道全方出门，周氏与无瑕饭碗尚未收拾完，只见外边走进许多大叔来。口中大叫道：『石先生在家么？』周氏只道是请看病的，便道：『不在家。』众人道：『不好了，想是知风脱逃了。』又一个道：『他或者知道了，躲在里边，也不可。我们打进去便了。』那时就一齐动手，打进内室。锅灶也打破了，床帐也打坏了，值得几个钱的家伙，乘隙也被人抢去了。把家中打得雪片还不住手，口口声声只要石道全。吓得周氏与无瑕哭哭啼啼，也无从分辩，不知是何缘故。邻舍见众人大模大样，十分凶狠，不知是怎么乡宦人家。又闻是人命重情，谁敢来管闲帐。周氏直等他们打完了，方说道：『列位为甚事，也须好说。怎么把我家打得这般光景？我又不知其事？无从辨得。』一个家人道：『放你娘的屁！你家药杀人郎中，把我家夫人活活药死。我家已告在本县，立刻要他去偿命，还说这样太平话，他丈夫既不在家，就将这妇人拿去，不怕他不招出丈夫来。』一个道：『且等差人来叫他，不怕他也逃了去。』周氏听了，吓得魂飞魄散。母女相抱大哭。未几差人已到，原来县官到南京见总督去了，不得就回。家人先到县丞处禀了，要他出差，且

先将石道全拿去，录了口供，送在监中，候县官到家，申详上去。那衙官巴不得有事，又见说是人命，立刻出差。来到石家，闻说道全不在家，又无使用，即刻就要拿周氏去回官。无瑕一把扯住了母亲大哭，家人们正要来拆开拿去。恰好道全到教场寻见了儿子，看见守备正教他射箭，只得看了一会。等完了，方同儿子回来。一进门，只见家中哄了一屋人，打得一空如洗，不知是甚缘故。到里边，又见众人竟将周氏锁了要走，女儿扯住痛哭，丑儿竟要上前去打。倒是道全止住道：『不可乱动，且待我问一个明白再处。』正要上前去问，家人认得是道全，便道：『道全回来了。』就要上前去打。差人见说道全已回，便将周氏放了，来锁道全。见众人要打他，便道：『列位大叔，且不要动手，有事在官，且到官去，不怕他死。』家人听说，便也放手，捉拥而去。丑儿初见众人要打他父亲，正要上前去打，后见差人说有事在官，又见人人也住手了，仍恐打出事来，反害父亲，且待问明了何事，再救父亲未迟。

且说石道全拿到县前，差人就禀了县丞。县丞见两边俱无礼送来，只得坐堂，将就一问。且待将来哪边礼厚，就好偏着哪边了。当时先叫原告知数一问，知数道：『家老爷升任杭州府同知，同夫人上任。昨日在此经过，夫人偶有小恙，请石道全去看。据他也说没有大病，两服药也就好的。不想昨晚吃了他药，霎时就大泻起来。泻了一夜，早晨就死了。这明明是他药死的，求老爷问他就是。』县丞就叫石道全上来，先将气鼓一拍，道：『你该死的奴才，怎么将利夫人活活的药死了！人命重情，非同小可，快快从直招来，免受刑法。』石道全道：『老爷是明见万里的。医生有割股之心，利夫人与小的又无宿冤，岂有药死之理。况医生又不发药，不过开一方子，方子现在利老爷处，求老爷取来一验。若有一味泻药在内，小的就死也甘心。况利老爷既告人命，人命那有不验尸之理？真正是极天冤枉，望老爷详察。』县丞道：『胡说！药与病相反，甘草也能杀人。利夫人昨日还好好的，吃了你药就死了。还说不你药死的，你说方子现在，方子上即使没有药死人的药，焉知不与夫人的病相反？亦难免庸医杀人之罪。若说人命验尸，或是杀死、打死、毒药毒死的，便有伤可验。如今是你有意用错了药药死的，有甚伤验？况他是个造命夫人，据说与你无仇，难道将假命来图诈你么？看来人命是真的。今日你造化，县太爷不在家，我老爷是最软心的，或者可以替你挽回从宽。又看你的造化，如今我也不打你，且寄监，迟日再审。』即时将道全上了刑具，送进监中。又唤利家知数上来说道：『你回去禀知你老爷，夫人虽服药身死，据医生说：他又不曾发药，方子现在你老爷处，夫人又不便验尸。人命关天，不可草草。你老爷若必要问他一个抵偿，也是易事。且候你老爷主意如何？我替他行便了。』

知数谢了一声，随即赶到杭州，回复家主。那利图一时气头上，便着家人去告石道全。过了几日，被刁氏百般引诱，万种调情，竟将夫人忘记了。今见家人回复，县丞如此口气，明明要我去买嘱他。我想死者不可复生，医生又与我无仇，不过庸医杀人，看他方子，实无泻药在内，这是我夫人命当如此，丢开罢了。又兼刁氏是心虚的人，诚恐弄到实处，干涉到自己身上来。又与医生无仇，已经害了他，如何还好下毒手？所以乘家主不认真，便也从中心力阻。利图竟去上任，也不来禀究了。

怎奈县丞得了这桩事，以为生意上门。今见利家竟没有人来，只有打合石家来上钩，从轻发放便了。倘若倔强不来，我据状子上提他出来，以人命认真，严刑夹打，不怕不来上钩。于是就叫差人进来吩咐道：『石郎中这桩人命事，要真也可以真得，要假也可以

话，细细对道全说了，叫他急急料理要紧。道全哭道：『大哥是晓得的，我家中本来原穷，前日又被利家人打抢一空，饭也没得吃，哪有钱来料理！况官府面上要料理，至少也得十数金，杀我也只好看得，实出无奈。』差人道：『性命要紧，你也不要说煞了。家中有人来，你且与他商议。我明日来讨你回音，方去回复本官。』道全道：『多谢大哥。万分是假的，只有听天了。』

不说差人别了出去，且说丑儿，那日见差人捉了父亲去，便央几个邻舍，同到县前打听，方知是这桩事。看县丞口气，一句凶，一句淡，明明要想银钱。奈家中这般光景，哪来银钱？连进监差房使用一无所有，免不得进监受些苦楚。后来牢头等晓得他穷，想难为他，也是枉然，倒有些怜惜，故丑儿来看父亲，竟不要他常例，一到就开他进去。今差人方去，丑儿适来。道全一见儿子，便大哭道：『我的性命是必然难保的了。留了你母子三人，如何过日？』丑儿道：『这事只要等县官回来，诉他一状，审一堂就完了。爹爹为何说起这样的话来？』道全便将差人之言，述了一遍，说县丞见我无理他，必然夹打成招，硬详上去，等县官回来已迟了。况他们官官相护，知县官又是怎样的！』丑儿见说，也痛哭一场，说：『爹爹且宽心，孩儿出去，与母亲商议，明日再来看你。』

别了父亲，回到家中。将父亲说话，一一对母亲说知。周氏便放声大哭道：『如此怎了！莫说十数金，就是一钱五分，也是难的。』无瑕也哭道：『如此说，难道看了爹爹受罪不成！』周氏道：『你看家中一无所有，兄弟又年小，我与你又都是女流，屋又是别人的，门房上下，又没有亲戚，朋友又没有好的。况人家见我如此光景，就有也不肯借我，叫我如何救得！他倘果回实，惟有一死相随于地下矣。』无瑕道：『爹爹母亲，若果如此，孩儿何忍独生！』想一想道：『罢！罢！罢！孩儿倒有一计在此，可以救得爹爹。』周氏忙问道：『儿有何计，快快说来。』无瑕道：『孩儿想来，并无别计。只有孩儿身子原是爹娘养的，不如急急将孩儿去卖了，便可救爹爹了。』周氏道：『我儿说哪里话来！我家虽然穷苦，祖上也是旧家，岂有将你卖到人家为奴为婢，成甚体面！这个断断使不得。』无瑕道：『母亲差矣！人生各有命运，孩儿若命好，爹爹也不犯这样事了。况且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救得爹爹出来，倘有发达之日，赎了孩儿回来，原有好日，也不可，若只贫穷，孩儿就终身为婢，也是孩儿的命了。母亲须及早算计，不可差了主意。』周氏道：『断断不可。虽救了爹爹回来，何忍见你到人家去做使女。我常见人家使女，主母好的，一日服侍到晚，还可安息一夜。若遇着不好的，动不动打骂，凌辱不堪。还有主人不好的，暗地调情，不怕你不从。主母强悍，百般敲打，不怕你不含忍。还要磕人的头，受人的气。我将你宝贝一般养大，岂忍使你如此！』无瑕道：『据母亲说，将孩儿宝贝一般养大。如今爹娘有难，不能相救，要养孩儿何用？至于怕受主人主母凌辱，孩儿自有主意，决不辱没爹娘。不见双冠浩上碧莲，受两重封诰，独不是丫鬟么！』周氏道：『这不过是做戏，哪里真有此事。决然使不得。』无瑕道：『母亲决意不忍孩儿卖身，孩儿又何忍见爹爹受罪？不如寻个自尽罢。』说完就向墙上乱撞，吓得周氏与丑儿一头扯住，一头哭。正在难分难解之际，适值王媒婆在门前走过，听见里边哭声震天，向来原是认得的，就走进去张一张。只见无瑕要寻死，周氏、丑儿乱哭乱扯。王媒道：『大姐，为何如此光景？』周氏抬头，见是王婆，便道：『妈妈来得正好，替我劝她一劝。』王婆就来扯住无瑕道：『大姐，小年纪，为着何事，这般寻起短见来？』无瑕道：『妈妈，不要劝我，烦你劝我母亲依了我，我便不死了。』王婆道：『这也奇了！姑娘是最爱你的，有甚事不肯依你？』就转身对周氏道：『姑娘，你家大姐要什么？你不肯依她，使她寻死觅活。』周氏道：『不要说起，说来连你也要伤心。我家官人，今日也医病，

明日也医病，病便医好多少，不曾见他趁得银钱。只说做些好事济世，还望有个好报。谁想前日，有个过路官员的夫人有病，请去看了，并无大病，开了一个方子。承他送了一钱二分银子，回来十分欢喜。不想那夜，夫人忽然大泻身死，那官员竟说是我官人药死的。告到县中，县官不在家，竟告在二衙。你想衙官岂肯空过的！不问是非曲直，叫差人来说：有钱则生，无钱则死。我家弄到这般光景，哪里有钱？不想我那痴女儿救父心急，定要卖身。我想家中虽穷，事情虽急，念祖上也是旧家，何忍将女儿卖到人家去。他见我不从，便说不忍见父亲受罪，定要寻死。你道伤心也不伤心？』王婆听了，就将无瑕相了一相道：『如此说来，竟是个孝女了。难得难得。不是我敢于劝娘娘说大官人性命要紧，难得大姐有如此孝思。虽说卖到人家下贱，我看见人家这些姐姐，好不快活哩。命好的，后来原做夫人、太太。况你家大姐如此孝心，皇天也决不负她。救出大官人来，他是行道的人，只要几个月好运，便好赎了大姐回来，许一个好人家，原是个大家了。』周氏道：『虽承妈妈如此说，卖了出去，要想赎也就难了。况且如今就要卖，急切哪得个好人家来买他。』王婆道：『只怕娘娘不肯卖，若果要卖，如今到一个绝好的人家在此。』周氏道：『是什么人家？』那王婆就说出那个人家来。正是无针不引线，引线巧成缘。要知王婆所说谁家？卖得成卖不成？救得父救不得父？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一场空徒成画饼 三不受相决终身

词曰：

急雨狂风，顷刻化作晴空千里。才过眼，炎凉反复，谁为为此。人世大都多此态，天公作俑何妨尔。笑伊家、忽喜忽然悲，诚哉鄙。

鼓棹去，随波驶，叉手立，看云起。任英雄狡桧，闻雷丧匕。放我逍遥。春梦外，容君千百秋毫里。叹人间，逝者总如斯，徒然耳。

——右调《满江红》

话说王婆见无瑕要卖身，说有个好人家，原来就是林员外家，说他家大小姐如何样好，许与金老爷家，金家又如何样好。周氏终于不忍。无瑕道：『莫说人家好，就是不好，只要救得爹爹，死也甘心。』王婆又再三相劝，周氏只得允从。王婆随即叫一乘小轿，将无瑕抬到林家。爱珠一看，甚是中意。员外就问要多少身价？王婆道：『他原是好人家，因父亲冤狱在监，二衙要他银子，许出脱他，没奈何卖身救父的。要三十金。』员外道：『太多。只好二十金。』王婆两边说合，说到二十四金，方才立契。员外又道：『二衙与我最好，他要送银子与他，何不存在我处，我代去送，还可省些。且二衙不好违拗，包他即刻释放。』王婆与周氏说知，周氏也大喜，说定十八两。员外一力包妥当，只付出银六两。

且说员外扣了十八两，只封银四两。又随封八钱，也不通知书办，竟亲手送进二衙。那县丞初受了这张状词，满望两边贿赂。谁知利家一去不来，石家又穷，打合不上，心已冰冷。忽见林员外来说这事，竟送银四两八钱，喜出望外，满口应允，即刻释放。员外亦喜十三两二钱，稳稳到手。随即别去县丞就叫书办，即刻查卷释放。

谁知那书办是王婆壁邻，王婆卖了无瑕，回家将无瑕卖身救父，员外扣银，代送二衙，一对老公细讲，都被书办听见。满拟明日必来近他，也好趁一个大东道。谁知员外竟亲自与官说妥，竟不理他。趁官要查卷，便道：『林家来送老爷多少银子？』县丞道：『四两。』书办道：『好心狠。』县丞道：『怎么心狠？』书办道：『石家卖了女儿，扣十八两在林家送老爷，他只送四两，倒留了十三、四两，岂不心狠！』县丞道：『何不早讲，今已应允，奈何？』书办道：『这何难。一面将银退回林家，一面上紧吊审，不怕这银子不一并送来。』县丞道：『妙！妙！妙！你真是我的招财神道了。就着你送还林家，即刻出票提审，倘果如数送来，将小礼一总与你便了。』书办道：『这个都在我。只老爷也要拿定主意，不足此数，不要应允。』县丞道：『这个自然。』随将银付书办，立刻送到林家，说：『事情重大，恐利家还有说话，老爷担当不起。原礼壁上，多多致意。』说完去了。

员外听说，吓了一跳，想县丞不过请益之意，竟不留书办商议。随又添了几两，重复送进。县丞不允，必要十六金，随封在外。员外一想，如数送他，自竟落空。即刻唤王婆来说：『二衙必要二十四金方妥，要他将找去六两头退来方能妥当。』王婆辞出，要到

石家。行至半途，恰好遇见丑儿。原来周氏见丈夫不放，叫丑儿来问王婆。适王婆被林家唤去，门儿锁着。丑儿问他邻里，恰好问着了二衙书办，原认得的，便道：『你父亲事，怎不早妥妥当了。县官将回，本官就要讯供详解了。』丑儿道：『我正为此来寻王妈妈。』书办道：『这事我也知道。只你投差了人了。闻得你扣十八两银子，在林家送官。他只将四两送进，本官大怒，立刻璧还了。你若拿来自送，我包你今日就妥当。方才林家来唤王婆，想就为此，你候上去，总问他退银子就是了。』丑儿听说，果候到半路撞见王婆，便将员外之一言一说。丑儿道：『既不妥，还我银子罢。』王婆道：『员外说，银子十八两，已送进去了。只要找去就妥当，哪里退得出？』丑儿就对面一啐道：『事又不妥，银又不退。终不然，白送你罢。』王婆道：『我是好意，替你说说。怎反伤触我？』

两人相争起来，竟扭住厮打。适遇守备经过，齐齐叫喊，带到衙门。见是丑儿，便问道：『连次下操，久不见你，今日怎么与这老婆子厮打？』丑儿便将父亲冤狱，阿姊卖身，王婆作中，林家扣银送官，事情不妥，又不退银，一一禀知。守备就叫王婆吩咐道：『石家为事在狱，他女儿卖身救父，也出于无奈的了。你怎么还拴通林家扣他银子，又不替他妥当，反在街坊叫喊。本应责你一顿板子，可惜我是武职衙门，权且饶打。可即刻到林家照数要还石家银子。倘有毫厘短少，我移送到府，活活把你敲死。快些去罢。』吓得王婆急到林家说知。员外原知守备与四府知县都好不敢违拗，只得忍着肉痛，照数付还不题。

且说守备发付王婆去后，就对丑儿道：『你父亲既有此事，如何不来与我商议？这二衙理他怎么。他今日得了银子就放了。县官回来，阖家再告，此事原不完。我想你父亲不过开一方子，又未发药。那夫人突然泻死，其中必有缘故。不是家人买药毛病，定是侍妾妒忌奸谋。你只要将这缘故做一辨状，县尊不在家，竟向四府投递。那四府是最有风力不怕事的，又与我最好，我去会他，要他行一角文书，到杭州吊家属对证，他决然不肯，反要从宽完结了，岂不做得干净么。』丑儿道：『多谢老爷妙算，只是小人向蒙老爷教习武艺，尚苦家贫无物孝敬。这事怎敢又来惊动老爷？』守备道：『你这话又差了。我们山东人，与人相与了，头颅也肯赠人。这样小事，难道我也与县丞一般，想你谢么。如今也不迟，你快快做辨状，到四府去投。我就去会他，要他即速行提便了。』丑儿大喜，果将辨状向四府投递，守备果去说了。立刻批准行文，一面提讯，县丞哪里知道？书办打听林家银已付还，石家竟不来说。对官说知，立刻提出，正要用刑，四府恰已来提，只得交付去了。县丞气得要死，归怨书办，将他到手银子退去，又叫他拿定主意，送到十二两不受，今弄得一场空，押着要他赔。书办又怨官不曾趁银子，互相怨恨不题。

且说刑厅文书到杭，果不出守备所料，家属没有付来一角回文，倒求四府从宽释放。刑厅也不深究，随将道全释放回家，周氏接着大喜。道全不见女儿，问起方知要救他卖身林宅，便大哭一场。又知全亏守备出力相救，急同儿子到守备衙门叩谢。过了两日，又到林家看看女儿。幸喜女儿在彼，小姐甚是喜她，同伴亦甚相好，道全便也放心回家。身价尚存十八、九两，置些粗用家伙，用去三四金，尚存十四、五两。买些杂货等物，门前卖卖，意欲积聚积聚，以为赎女之计。又立誓再不行医了。丑儿见事妥当，下操日仍到教场学武。

一日，适同父亲在店中，忽见一个相面先生，到店中买纸，将丑儿细细一看，便道：『好相。好相。』道全见他赞得奇异，便

二位尊相都好。想是乔梓了。」道全道：「这个正是小儿。但先生说，从未相错一人，今叫愚父子都是好相，只怕就错了。」相士道：「岂有此理！尊相若不嫌繁，待小子细细一谈何如？」道全道：「极愿请教。只小弟贫穷，出不起相金，不敢劳动。」相士道：「说哪里话。小子不是利徒，不见招牌上有三不受么！目下贫贱，将来富贵的不受；自下富贵，将来贫贱的不受；目下贫贱，终于贫贱的不受。盖因贫贱的，送出也有限，要等他相准后，受他的厚谢。富贵的，无不喜奉承，说他将来贫贱，必然大怒，说我不准，还想他厚谢么？至于终身贫贱的，不如我多了，怎还要他相金？故言三不受。若贤乔梓，正小子将来厚望之人，岂敢要相金！」道全道：「据先生如此说，愚父子果有好日么？」相士道：「尊相休得看轻了，依小子看来，上年春季不利，该有飞灾横祸，幸有阴德纹化解，不至大害。今年尊庚几何？」道全道：「三十二岁。」相士道：「目下还只平平。交四十岁，到鼻运就好了，足足有四十年好运。虽不能事君治民，那皇封诰命，却也不小。大约不出一二品之外。若论富贵显荣，还不止于此，只怕还有半子的大显荣哩。」

道全道：「先生又来取笑了。小弟虽有一子一女。不瞒先生说，上年三月，果犯一桩飞灾横祸，几乎一命难保。亏得小女一点孝心，情愿卖身救我，我便救了出来。一个女儿，现在人家做丫鬓，何来半子之荣？就这小儿，年方八岁，一字不识，也无力送他读书，封诰从何而来？」相士道：「尊相差矣。我又不要你相钱，奉承你怎么？我也不晓得令爱卖不卖，只据尊相该有极贵的半子，至于封诰，一些不差。现有这位令郎，尊相甚合，将来必然大贵。依小子看，原用不着读书，带上带杀，功名当在枪头上得来，一二品皇封，是拿得稳的。不消多年，十年后便见到。那时不要不认得小子便好。」道全道：「说哪里话。不要说这般富贵，倘得稍有际遇，定当相报。」相士说完要去，道全道：「多承先生美意，不要相金。但讲了半日，小弟也不安，先生想还未用饭，若不嫌简慢，请些便饭何如？」相士道：「饭是早晨已用过了。既蒙盛情，不敢相却。」道全就叫丑儿看了店，自回到里边坐了。周氏拿出饭来，相士看见，就立起身来道：「老亲娘叨扰了。」周氏道：「好说。只是简慢，莫怪。」放下就进去了。相士又将周氏看了一眼，对着道全道：「我的谢仪，稳稳讨得成了。」道全道：「为何？」相士道：「适见尊嫂，却又是一位诰命夫人的相。一家的相相合，岂还有相错的理。」

未几饭罢，道全进去取茶。周氏道：「那先生夸嘴说从不相错，难道我家果有此造化么？」道全道：「只求有碗饭吃，赚了女儿回来，也就罢了。哪里指望这个田地。」周氏道：「我闻林员外最喜算命相面，何不荐他去一相。一则我家没有相钱，荐他去多得些相金也好。二则女儿在彼，趁便也好一相。」

道全甚称有理。便与相士说了，回到林家。员外闻知甚喜，就叫「请进」，先自己与他一相。相士把员外上下一看，便道：「小子是最直的，员外莫怪。」员外道：「原要直说。」相士道：「看尊相腰身端厚，天仓隆起，一生财禄丰盛。可惜眉目不清，贵不敢许。头皮宽厚，面色红黄，寿遇古稀。再看只身肥下削，诚恐子息艰难。幸喜右颧红光吐露，倒有半个贵子收成。」员外相完，就请他坐了。走进去对院君道：「石道全荐一个相面的来，倒也有些准。说我财主有寿，只能不能贵，儿子难招，只该有半个贵子收成。我想：年将半百，家中快活，原不想做官，儿子想来也难，半个贵子，大女儿的女婿，将来必然显达，至于二女儿生得粗俗，又不要好，料无贵婿要他。岂不句句都准。」院君道：「是石道全荐来的，我家事情，哪一件不知？必然先对他说他知，哪有不准的理。若要